

今朝风日好

One Fine Day

董 桥

I267/735

2008

今朝风日好

董 桥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 - 2007 - 46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今朝风日好/董桥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1
(2008. 3 重印)

ISBN 978 - 7 - 5063 - 4183 - 7

I. 今… II. 董…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9275 号

今朝风日好

作者: 董 桥

责任编辑: 应 红

装帧设计: 任凌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10 × 168

字数: 100 千

印张: 8.75

插页: 10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183 - 7

定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今朝风日好

带着你的信和那本《Modern British Bookplates》，Terrence上星期果然来了。他说只能停留一个晚上再转飞曼谷公干。正好是亮丽的星期天，中午我带他去喝茶吃广东点心，下午来我家看他想看的文玩和字画，也让我看了他许多藏品的彩色照片。天黑了我们在中环吃了晚饭他说他没兴趣观赏香港的夜市夜景，情愿再回我家喝咖啡接着看我的那些老东西。你说得对，他真是

一位非常古典的英国人，四十刚出头博览的群书比八十岁的老头还多，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在金融界讨生活的人，怪不得他抱怨父业的拖累和父荫的庇佑往往害他错过了月亮又捡不到六个便士：“人都成了酸甜咕噜肉了！”他说。

你说他父亲有点像毛姆小说《The Round Dozen》里的Edwin St Clair。我想像他们家一定也在Leinster Square那样大的宅院：客厅里整整齐齐全套家具都铺上几块丝绣锦缎，玻璃大柜里陈列Dresden瓷器，饭厅厚厚的土耳其地毯踩在脚下像踩着一朵朵青云，桃木餐具柜子里亮着名贵的银器，墙上几幅肃穆的老油画全是博物馆美术馆的遗珠，古奥的人物古秀的山乡古雅的画框顾不了William Thackeray的嘲讽了。你说泰伦斯写了两部小说搁了三年还找不到出版社给他出版，我想像他的书桌上也一定长年摆着两部书，一部是《圣经》一部是《惠特克年鉴》，那是Anthony Trollope说的“the two most useful books to a novelist

were the Bible and Whitaker's Almanack.”。

泰伦斯听我说完小说里这段《圣经》和《年鉴》笑得好高兴。他不喜欢Anthony Trollope的Barchinawire系列小说，说这位十九世纪在英国邮政局做了几十年公务员的作家只有一项大成就：他在英国各地遍设邮筒！我们说起老派人写的老派书，泰伦斯最敬重的是哲学家A. J. Ayer：“在英国，真能驾驭英文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艾尔一个是罗素。他们的哲学我兴趣不大；我喜欢揣摩他们的英文。”他说他父亲跟罗素相识，他小时候见过罗素一两次，干巴巴的老头嘴里仿佛含着一枚橄榄。他也听过艾尔演讲，讲话比不上文章清爽。

我原以为我迷恋古董盒子已经迷得够痴了，这回发现泰伦斯迷得比我更痴。光是嵌螺钿百宝的明清提盒印匣都十几件，加上轿箱香盒圆的方的总共六七十件，照片中看到的十几二十件件件标致：“那里头三十几件是我父亲留下来的，我

自己这十年里收的其实都没有当年他收的好！”他们家那件盛放菜肴果品的圆木盒子很少见，是沈周《盒子会辞》里说的“盒”吗？《板桥杂记》写南京妓女上元节玩“盒子会”的盒子没写出款式来。他早年在纽约和旧金山找到的六七件明代剔红剔犀漆盒看照片看得出他雅缘不浅。他说他的雕漆知识都是你替他找资料慢慢教他的，有些中文著录尤其靠你替他口头翻译解说。我不知道《儒林外史》有英译本，泰伦斯说他读了这本书才明白“盒子”是“礼品”的意思，害我深夜翻《外史》翻了老半天才找到周先生那段奉承人家的话，说他图的是“逢时遇节他家多送两个盒子”！我猜泰伦斯“礼品”之说是这样来的。其实《警世通言》一类老小说里说“盒子”说的往往也是礼品。

难得一个完全不懂中文的英国人这样倾心中国古玩。我的老朋友Derek不算，他在剑桥修读

中文，又去台湾和北京进修过一段时日，不太深的文言文都读得懂，又会画画，喜欢中国老东西一点不奇怪。你在伦敦见过的Leonora更不算，她不谙中文却泡在她叔叔的古玩店里泡久了，过目过手的中国旧玩意儿不少，天生又爱美，品味好极了，明清文人清玩她分得出雅俗。泰伦斯倒是全凭直觉判断中国文玩字画里的文化气息，绝不谈理论，他说反正“艺术不必言诠”。

看过我家那么多中国画你猜他最喜欢谁的作品？丰子恺。我的丰子恺不多，一幅立轴《春日双蝶》他看了又看说是平淡朴实的教人“想家”。一把扇子画一家人家在家门前扫地备茶题上“今朝风日好，或恐有人来”，他静静看了好久眼眶里泛起薄薄一层泪影说这位丰先生的画带着“传教士的爱心”！我听了一愣告诉他说丰子恺年轻的时候真的皈依过佛门。临走，泰伦斯约我到伦敦看他的藏品，横竖我放假，过了中秋节会在欧洲，回程一定去看你，看他。



比尔兹利《亚瑟王之死》插图

目 录

- 今朝风日好 001
- 最后，迷的是装帧 011
- 我的初版〇〇七 017
- 再见Rackham 023
- 限印版《七智柱》 029
- 追念J.S.P.的书房 035
- 画《鲁拜集》的人 041
- 又一部《伊利亚随笔》，多好！ 047
- 丘吉尔的背影 053
- 比尔兹利漫忆 059
- 纸月亮 069
- 野草莓 075
- 橄榄奏鸣曲 081
- 罗马一叙 087
- 伦敦书坊记事 093

沉香记	099
济慈的欢愉	105
莎翁左倾的欲望	111
那时候我们爱读一点诗	117
湾仔从前有个爱莲榭	122
文人书信	127
门前两株白果树	137
楠木好看	142
闰年黄杨	148
瓷簪之夜	154
滨虹草堂	160
醉红的悬念	166
钗筒忆语	176
小小一套狄更斯	182
胡适的牵挂	188

又见史湘云	194
一生至友	199
记得李先生	204
紫铜罗汉	210
青灯佛影	216
爱榴室	222
龚夫人之恋	228
老吴的瞎话	233
刘文指要	242
大林小记	248
画里郁风	253
情愿她是李清照	259
楔子的跋语	265

插图目录

- 彼得潘书中Arthur Rackham画的插图 65
《伊利亚随笔》Charles E. Brock画的旧书店 66
Sybil Tawse画《伊利亚随笔》的《情人节》 67
英译《鲁拜集》之Edmund Dulac彩图 68

- 丰子恺《今朝风日好》成扇 133
张大千《媚水荷花粉未干》 134
台静农为庄慕陵八十生日写墨梅 135
溥心畲《秋江荷影》 136

- 清代竹雕祝嘏图钗筒 169
晚明剔红菊黄蟹肥香盒 170
晚明剔红望月图小香盒 171
清初沉香木雕山水对杯 172

- 明代紫铜罗汉坐像 237
清代黄杨木花鸟笔筒 238
清初竹雕填词图笔筒 239
明代铜鎏金释迦像 240

最后，迷的是装帧

从前，我买过两本彼得兔盈掌小书，淡淡的水彩插图画得真漂亮。女作家Beatrix Potter会写又会画，一八六六年生，一九四三年死，天生聪明，家道又丰沛，没有上过学堂，家教辅导下读书画画，一八九三年写给她的保姆的小儿子Noel的信说她不知道这封信该写些什么，只好讲四只小兔子的故事了：“My dear Noel, I don't know what to write to you so I shall tell you a story about

four little rabbits...”从此，《The Tale of Peter Rabbit》一小本一小本出版，红透全世界英文读书界。她在湖区经营的庄园成了六本彼得兔和十几本动物故事的背景。

不是在英文世界里渡过童年不熟悉英文儿童文学。七十年代我常常在伦敦几家相熟的旧书店翻看儿童书，彼得兔之后是Lewis Carroll的艾丽思，是J.M.Barrie的彼得潘，是Kenneth Grahame的《The Wind in the Willows》，是Hugh Lofting的《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是A.A.Milne的小熊温尼。插图漂亮的我都买一两本玩玩，Arthur Rackham画的艾丽思和彼得潘买不起精装买平装；泡特画的彼得兔那时候也还不那么贵，还有Ernest Shepard的小熊温尼线条画。Baldur书店后门外斜坡上那几株树老板巴顿先生说是冷杉树，泡特给诺埃尔的信上讲明彼得兔跟兔妈妈住在冷杉树根里：“我从小梦想自己睡在那样一处沾着泥香的地方！”我的书商朋友一脸稚气。

泥土的芳香留在人人心中留到老。巴顿说艾丽思偷看姐姐读的书发现书上没有插图没有对话：“...and what is the use of a book without pictures or conversations?”她说。巴顿从此一生喜欢有插图有对白的书。天气热得艾丽思想睡，采雏菊编花环又太费手脚了：“suddenly a White Rabbit with pink eyes ran close by her”。巴顿从此一生喜欢小白兔、小树林，彼得兔不说，彼得潘肯辛顿公园里的小精灵也都在树丛里出没，他乐透了。

一九七六年，给小熊温尼画插图的画家 Ernest Shepard 去世了，那年刚巧是小熊温尼五十岁生日，旧书专家朋友威尔逊在 The Book Bay 买了一批儿童文学，送了我一本第六次印刷的小熊温尼故事书《When We Were Very Young》：“但愿你喜欢舍巴特的插图，”他说。“我常常在想，没有这些插图，米尔恩的书会那么红吗？难怪舍巴特晚年一提起小熊温尼总是悻悻然说 ‘that

silly old bear'!”那天，我请他跟我的老朋友李依Leonora在罗素广场一家小餐馆吃午饭。那天，李依跟威尔逊买了四张小熊温尼插图复制本，小小四张画分开四格镶在一个小镜框里，写明是《The House At Pooh Corner》的插图。那一阵子威尔逊刚给李依陆续找到舍巴特的两本自传，一九五七年的《Drawn from Memory》和一九六二年的《Drawn from Life》。“小熊温尼图文结缘结得那么好，原作者米尔恩跟画插图的舍巴特竟然不是深交的朋友！”李依深邃的眼神荡起一丝迷惘。

是E.V.Lucas推荐舍巴特替米尔恩的诗文画插图，听说米尔恩起初不同意，嫌舍巴特是个“perfectly hopeless”的画家，后来画开了慢慢看出画里的线条的确老练，还说他将来死了要请舍巴特装饰墓碑！E.V.Lucas是书虫，他编的蓝姆兄妹书信集我迷蓝姆的时期读了；他的自传《Reading, Writing and Remembering》也很好看。